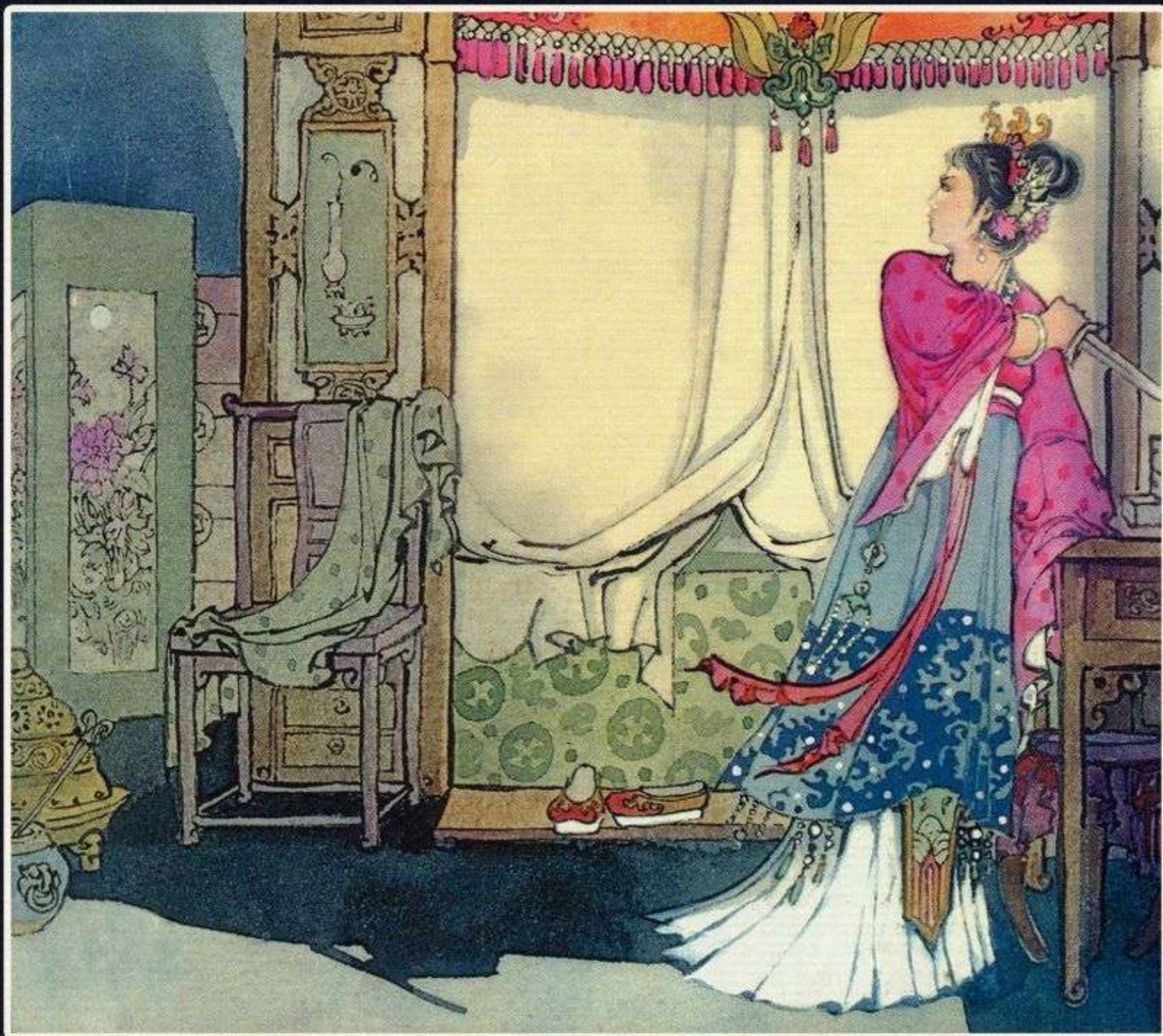


申屠娘子



中国古代民间故事

申屠娘子

連

盟

改编：田衣

冯若梅

绘画：吴志明

刘仲文

扫描：观潮轩

制作：书趣



【内容提要】

有个秀才董昌，他的妻子申屠娘子十分貌美。当地财主方六一看中了申屠娘子，与媒婆姚二妈合谋，诬陷董昌。又用银子买通官府，把董昌问成死罪，然后去说动申屠娘子。申屠娘子察知其中奸谋，将计就计，趁新婚之夜，用剑刺死方六一和姚二妈，报了杀夫之仇。

連 盟



本书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一月初版

宋朝靖康年间，侯官县有个叫董昌的读书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着后母徐氏过活。董昌十八岁中秀才，娶了老名士申屠虔的女儿，夫妻俩十分恩爱。



徐氏是个贪图享受的妇人。自从董昌当了家，银钱不经她手，便觉不如意，不免借端生事，指桑骂槐，常常闹点口角。



日子久了，董昌也烦起来，逢到徐氏嚷闹，便往外一走，不去理她。这一天，董昌又赌气出去了，徐氏坐在屋里独自干生气。



徐氏正在房里唉声叹气，有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喊着『妹妹』进来了。徐氏探身看时，原来是她的结拜姐姐姚二妈，连忙让进屋。



干姐妹俩一见面，徐氏犹如遇到了亲人，就把儿子媳妇待她的不是处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数说起来。

他们夫妻每日打伙作乐，把我丢在一边，全不把我当娘看待，你看这日子怎么过呀！



姚二妈原是走百家的媒婆，平日全靠一张嘴在外面混饭吃。这时，她就顺势挑唆，挑得徐氏益发捶台拍凳，骂儿子、媳妇。



这算什么话呀！儿子虽不是你亲生的，你总是他娘呀！不是我要你们家不和，你要和他们讲讲明白的呀！

董昌恰好回家，他平日最恨三姑六婆东家长西家短，这时又听见她在挑唆，就发话道：「你为什么搬弄是非？可见我娘整天吵吵闹闹，都是你挑唆的！」



姚二妈马上撒起泼来，说董昌怠慢晚娘，忤逆不孝。董昌听了，顿时怒从心起，不由分说，就把她撵出门去。



姚二妈遭到这场没趣，越想越恨，一定要想法报复董昌。她正走着，迎面过来一个汉子，冷不防把她一挡，她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却马上变了笑脸。



这姓方的名叫六一，是个豪绅，外交江洋大盗，内结衙门吏役，在地方上无恶不作。平时常托姚二妈勾引妇女。这天正要找姚二妈，却在路上遇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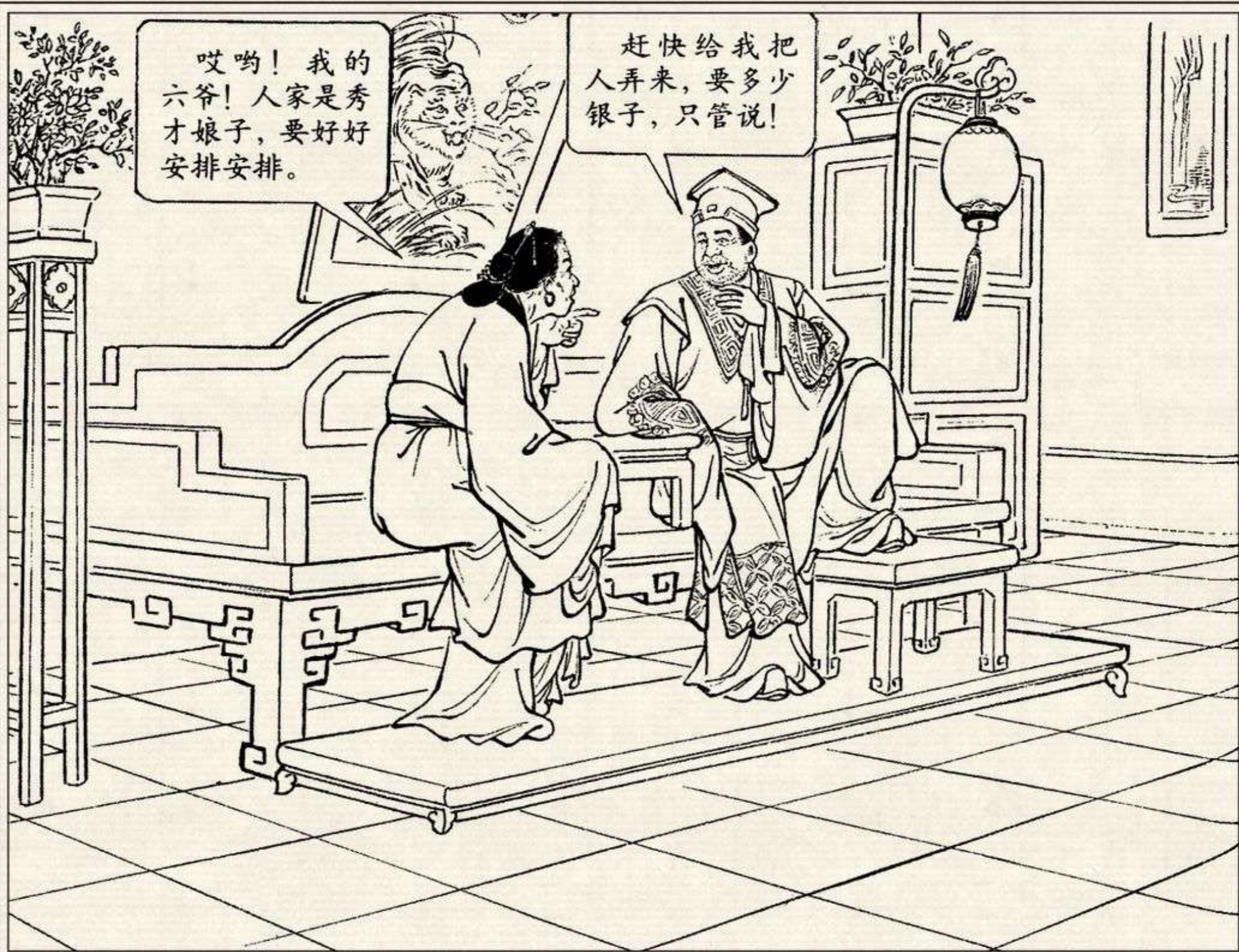
你这几天不到我家里去走动啦？有什么新鲜事儿，讲些来听听。



姚二妈眼珠一转，笑道：『有，有，且到府上去细谈。』
两人相跟着往方家走去。姚二妈一边走，一边打定了主意。



到了方家，她就把申屠娘子的美貌夸张了一番，逗得方六一好像有几百只蚂蚁在心上爬，叫姚二妈赶快替他弄上手。



姚二妈给方六一出主意：要把申屠娘子弄到手，先要设法除掉酸秀才。方六一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说：『谋人性命，夺人妻子，天雷要打的。』



姚二妈撇撇嘴说：『原来六爷已经吃斋念佛了。』六一笑道：『你这婆子，也太性急。这人物究竟如何，也得让我亲眼看看，再商量。』



姚二妈连连摇头，说申屠娘子万事不出中堂，如何见得着。方六一歪着脑袋想了一会，告诉二妈一个计策。二妈拍手道：『妙计！妙计！』



六一拿出一锭银子打发了姚二妈。第二天，他备了几样礼物叫人挑了，到董昌家里来。



董昌看了拜帖，上面写着『通家眷弟方六一顿首拜』。想了又想，并不认识这个人。正在奇怪，却有三四个人挑着礼物进来了。



礼品放了一桌子：绸缎两匹、白金五两、金扇四柄、玉章两方、松萝茶两瓶、绍酒四坛。董昌只当他们送错了，叫他们收回去。



送礼物的人说没有错，其中一个往门口一指：『喏，那不是我们老爷来了？』董昌看时，正有个员外打扮的人走进门来。



那方六一见了董昌，忙作揖问好，说他是姚二妈的外甥，今天特地来拜访，一来是久慕董昌的文才，二来为那天姚二妈在这里惊扰了董昌，他来代她赔个礼。



两个说了些客套话。董昌叫他把礼物挑回去，方六一打架似的推让着，一定不肯。



两个人推让了一会，方六一索性带了小厮们逃也似的夺门而去。董昌追出去看时，早跑得没有影子了。



董昌回到里面，对那些礼物不免心动。他是清白书生，很少礼物进门，看着茶、酒、银、纱，觉得件件实用。暗想：『他既好意，料来受之无妨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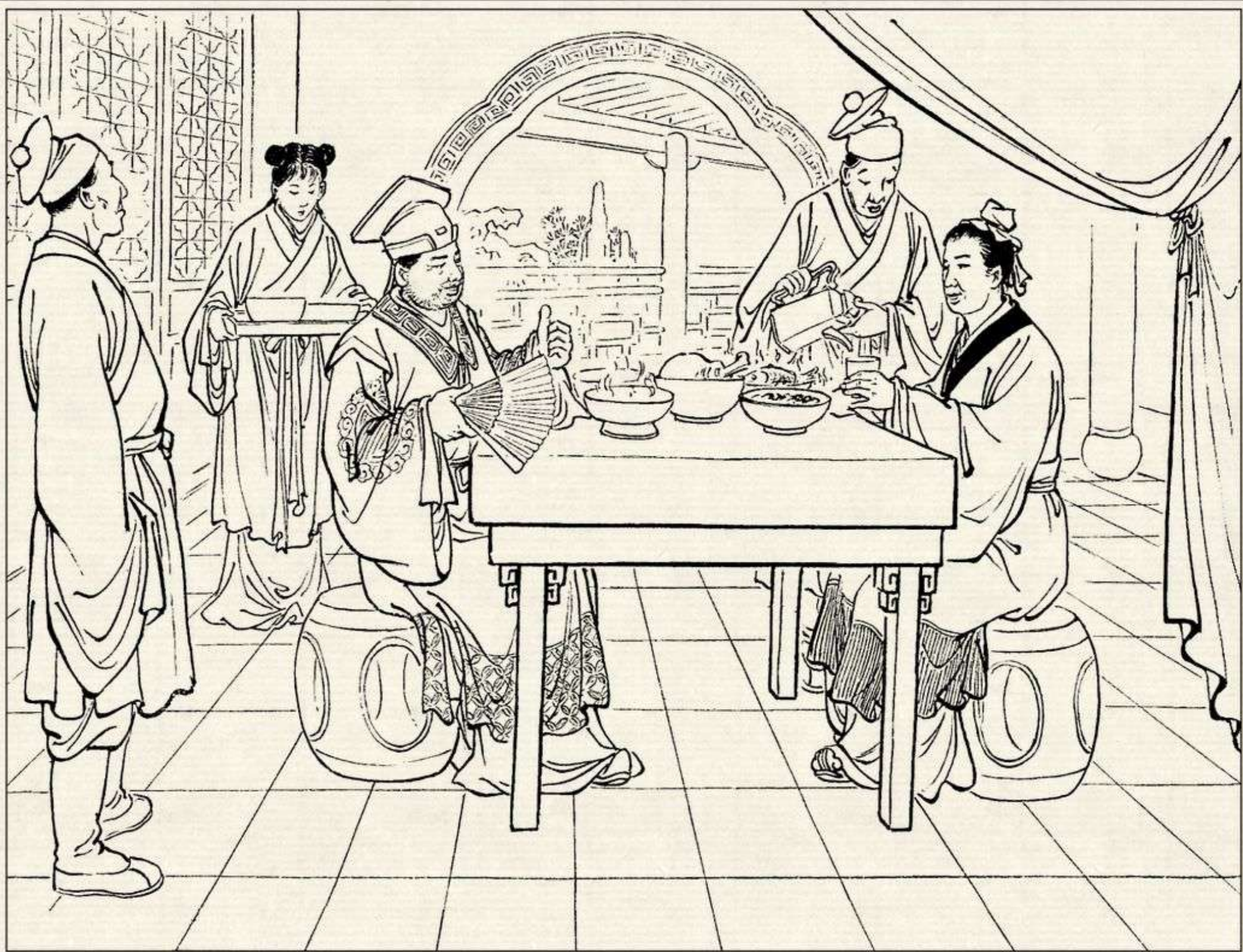
董昌把礼物拿进房去。申屠娘子看了拜帖上的名字，便觉可疑，叫董昌留心。董昌却给她解释，人家一片诚意，不用多加猜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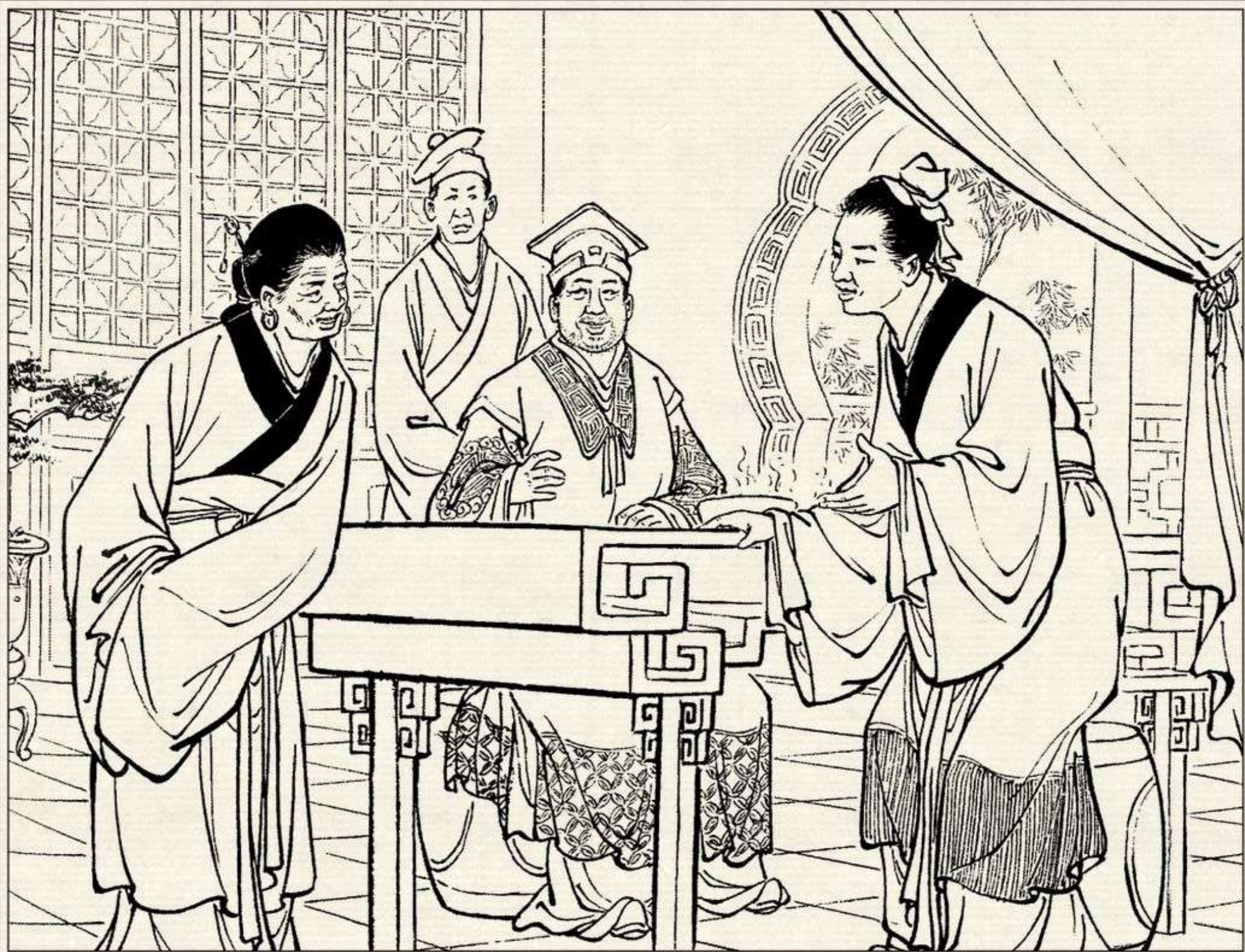
申屠娘子摇头道：『当今人情，只有趋炎附势的，谁肯结交穷秀才，你还是谨慎为好。』董昌笑道：『有眼力的，往往识得未来英雄。娘子何必过虑。』



第二天，董昌备了几件手卷、诗扇，去方家答拜。方六一马上吩咐摆酒席款待，一味恭维董昌的文才。董昌非常高兴。



姚二妈又来陪小心，称不是。董昌见她婶甥俩这样殷勤，早把猜疑丢开，直吃得一醉方休。



从此，方六一常到董昌家里走动，只想撞见申屠娘子一面。不料一晃月余，连个影子也没看见。六一急了，便找姚二妈。那二妈拿腔作势，替他出了主意。



原来，姚二妈知道申屠娘子是个爱花如命的人。她从方六一那里取了银子，在花圃里买了十盆上好建兰，搬到董家，请申屠娘子出来观看。



董昌会文去了。申屠娘子听见有好花，便到中堂来欣赏。那方六一不等通报径直闯进来，便深深地唱了个诺。



申屠娘子吃了一惊。姚二妈忙道：『哎呀，六一官，请坐请坐。』申屠娘子才知这人就是方六一，不便责怪，勉强还了一礼，进房去了。



姚二妈悄声对方六一说：『如何？』方六一呆了半晌，击掌道：『不道我们侯官县有这般个绝色！』



从此以后，方六一想方设法谋害董昌。一天，他听说泉州捕获了一伙海盗，那为首的浑名：『扳倒天』，原与他有来往。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

他带了银子赶到泉州，找了相熟的衙役，用钱买通了狱吏，便进监去探问。



那帮海盗见方六一来，个个喜出望外，求他搭救。六一道：『我就是为此才来的，但不知你们可曾过堂？』『扳倒天』道：『只因太爷有病，还没有审问。』



六一喜道：『这就好！』他附着『扳倒天』的耳朵说：『侯官有个董秀才，结交四方豪杰，要想造反，官府也已得了风声。你们把他招出，就是活路。』



方六一将大把银子在泉州府里上上下下安排，又赶回侯官，在县里用了上万两，便在家坐等消息。一天，一个心腹差役赶来报信，说拘捕董昌的帖文已经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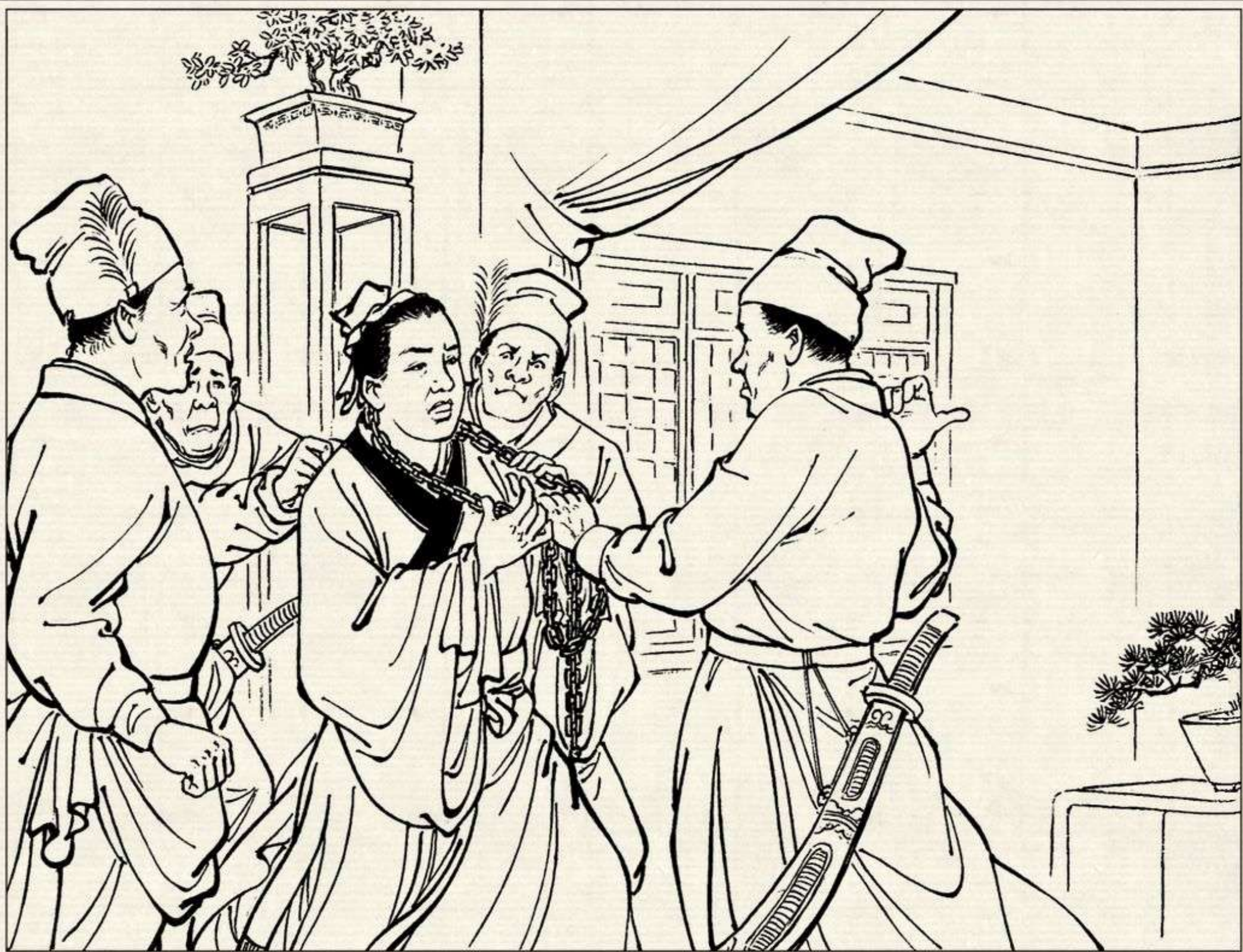
方六一大喜，吩咐：『你们去时，只说连妇女都要到官，等我到来劝解，才能释放。』



差役受了嘱托，立刻去召齐伙伴，直奔董昌家里去。



他们如狼似虎般扑进董家。董昌丢下书本，出来查问。公差一抖铁链就把他套上说：『你当面去问县太爷吧！』



申屠娘子隔着帘子看见了，吃了一惊，也顾不得什么礼俗，出来打算问个明白，公差也把她抓了。



公差们正要把董昌和申屠娘子带走，方六一恰好从门外进来，假装吃惊地问是什么事。董昌像遇到了救星，向他喊道：『大哥救命！』



方六一忙从袖子里取出一锭银子，递给为首的公差说：『这点小意思，请各位喝杯水酒。各位暂且留一留，说说董相公究竟犯了什么事。』



公差乱嚷道：『县太爷吩咐火速拘捕，谁敢迟延！』方六一又加了银子，恳求道：『就是董相公犯了事，也与家眷无关，列位先带董相公去，留下女眷。』



方六一横一揖竖一揖，一味恳求。众差役才松了申屠娘子的链子，只把董昌带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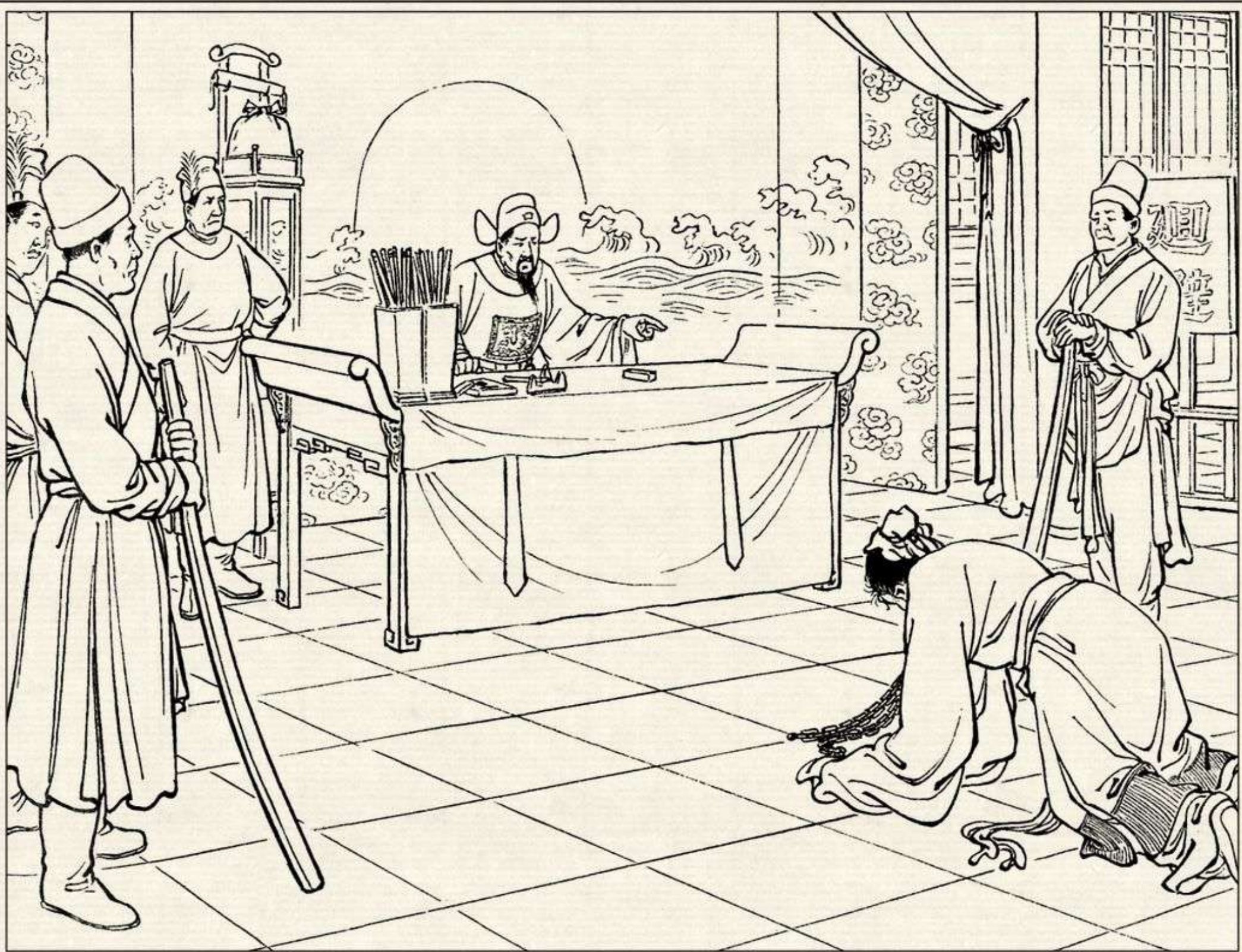


申屠娘子平时虽然很有主意，这时却心乱如麻。方六一假惺惺地安慰她。

嫂子，别着急，董昌兄弟是个秀才，平时读书守礼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待我到衙门里去打点打点。



且说董昌被公差押到县衙，知县立刻升坐大堂，问过姓名以后，冷笑道：『好秀才！不去读书，却想干这等大事！』



董昌听了，莫明奇妙：『生员并不曾做过什么歹事。』
知县拍着惊堂木，喝道：『有泉州府提文在此。你结交匪类，
图谋不轨，同党都招了，还能抵赖！』



董昌听了，赛如晴天霹雳，慌道：『大人不要偏信！』这一言触恼了知县，大怒道：『你做了大逆之事，反说我冤枉好人，实在可恶，拿下去打！』



四五个衙役一声吆喝，冲过来按倒董昌，一连打了三十下毛竹板，打得董昌皮开肉烂，鲜血直流，痛得眼前发黑，喊叫不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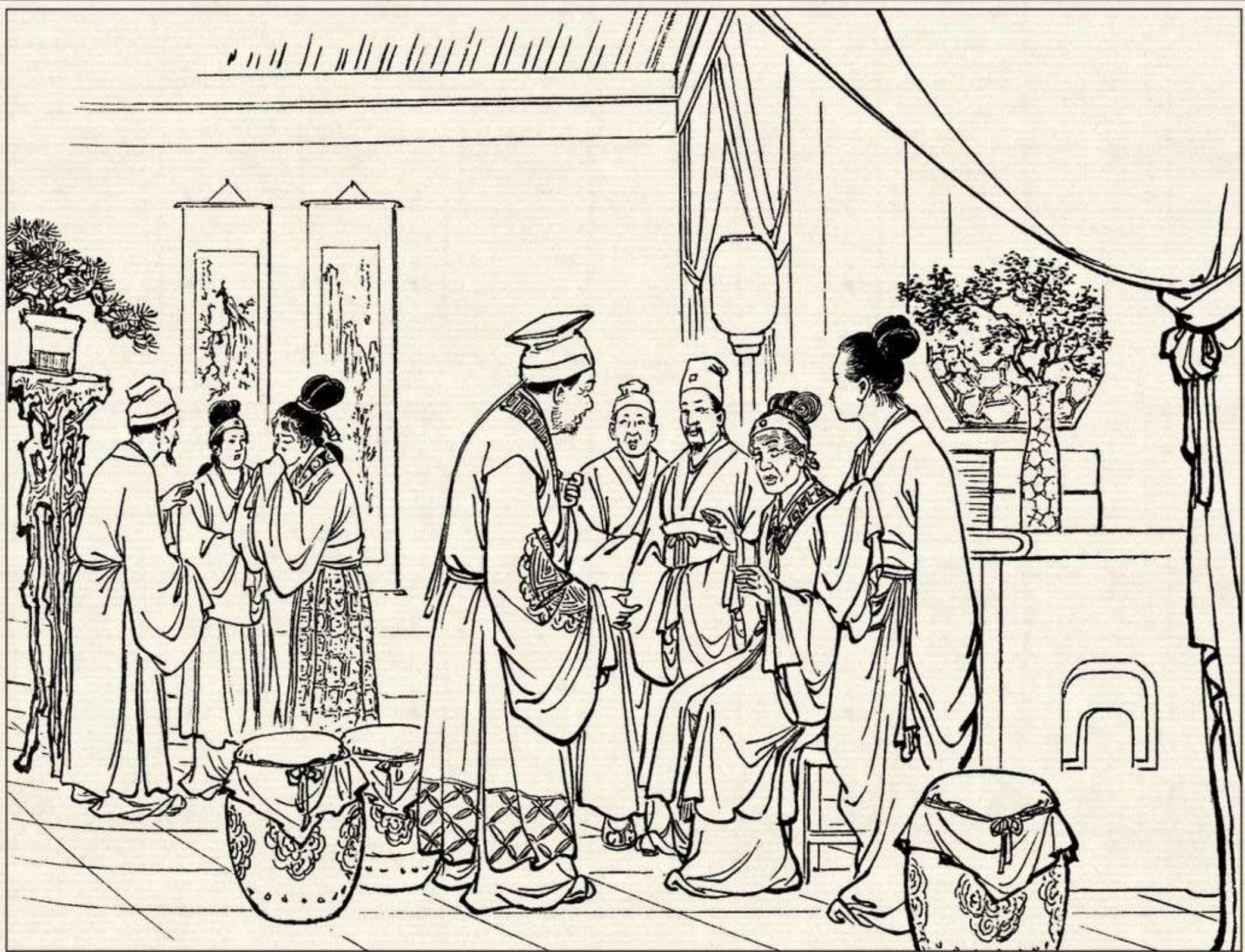
打完了，知县吩咐衙役把董昌关进大牢，等候申解。董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监禁起来。



公堂上的事情方六一都看清楚了。他又跑到董昌家来，一见申屠娘子就跺脚叹气，说董昌的官司不小，几乎把申屠娘子急昏过去。



申屠娘子请徐氏叫了几个亲族来商量。方六一又从旁恐怕道：『听说县里已经出了牌票，访查同党，弄不好连我们都有嫌疑啊！』



那些亲族生怕受累，原来就有些心虚，听了这话，更加慌张，哪个敢来多事，敷衍了几句就走，从此都避而不见。



亲戚邻舍都不敢进董家的门，只有方六一常来走动，
是无关痛痒地讲一点董昌的信息，就是送些银子来给申屠娘
子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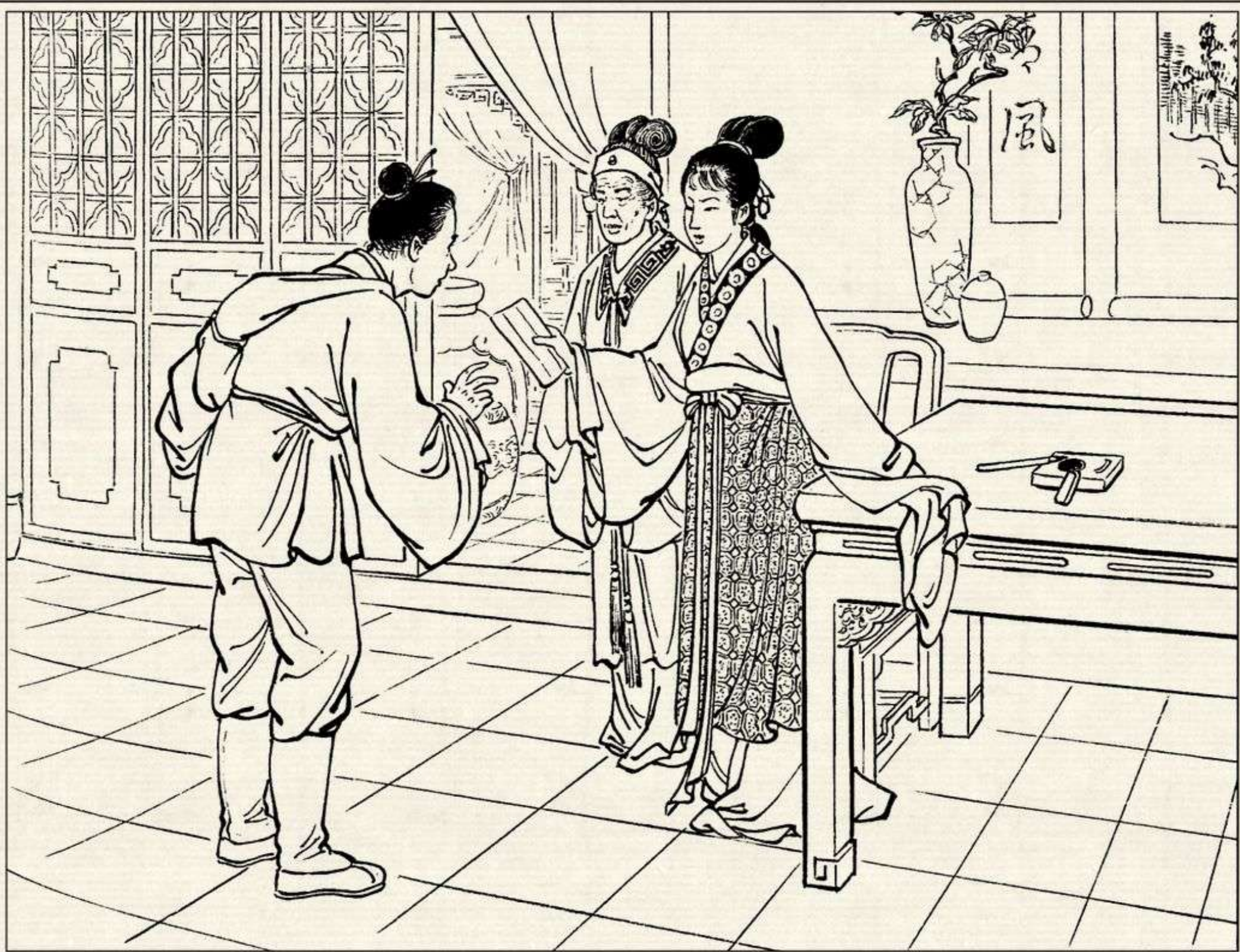
嫂子，家里
短钱用，只管对
我说。就是衙门
里我也常去打
点些银子，好让
兄弟在牢里不
受苦。



那姚二妈也不时来问长问短，说话中常常提起方六一家财豪富，正妻死后还没有续娶。申屠娘子听她在这时说这些事，不免起疑。



可是她一心要救丈夫，哪有心思去寻根究底。她想起娘家有个姓刘的姐夫，住在古田县，是个极有见识的人，便写了封信，差人送去，请刘姐夫设法相救。



去古田的人还没有回来，方六一来告诉她，县里要把董昌解往泉州归案，他准备赶到泉州去打点。申屠娘子束手无策，只得含泪拜托。



方六一赶到泉州，往衙门里跑了几趟，不但把董昌弄成死罪，而且连『扳倒天』一伙强徒也被判成死刑。



方六一办完了昧心勾当，回到侯官，对申屠娘子说还没有结案，但已经上下使用银两，且待慢慢设法。申屠娘子虽然焦急，却少不得对方六一千恩万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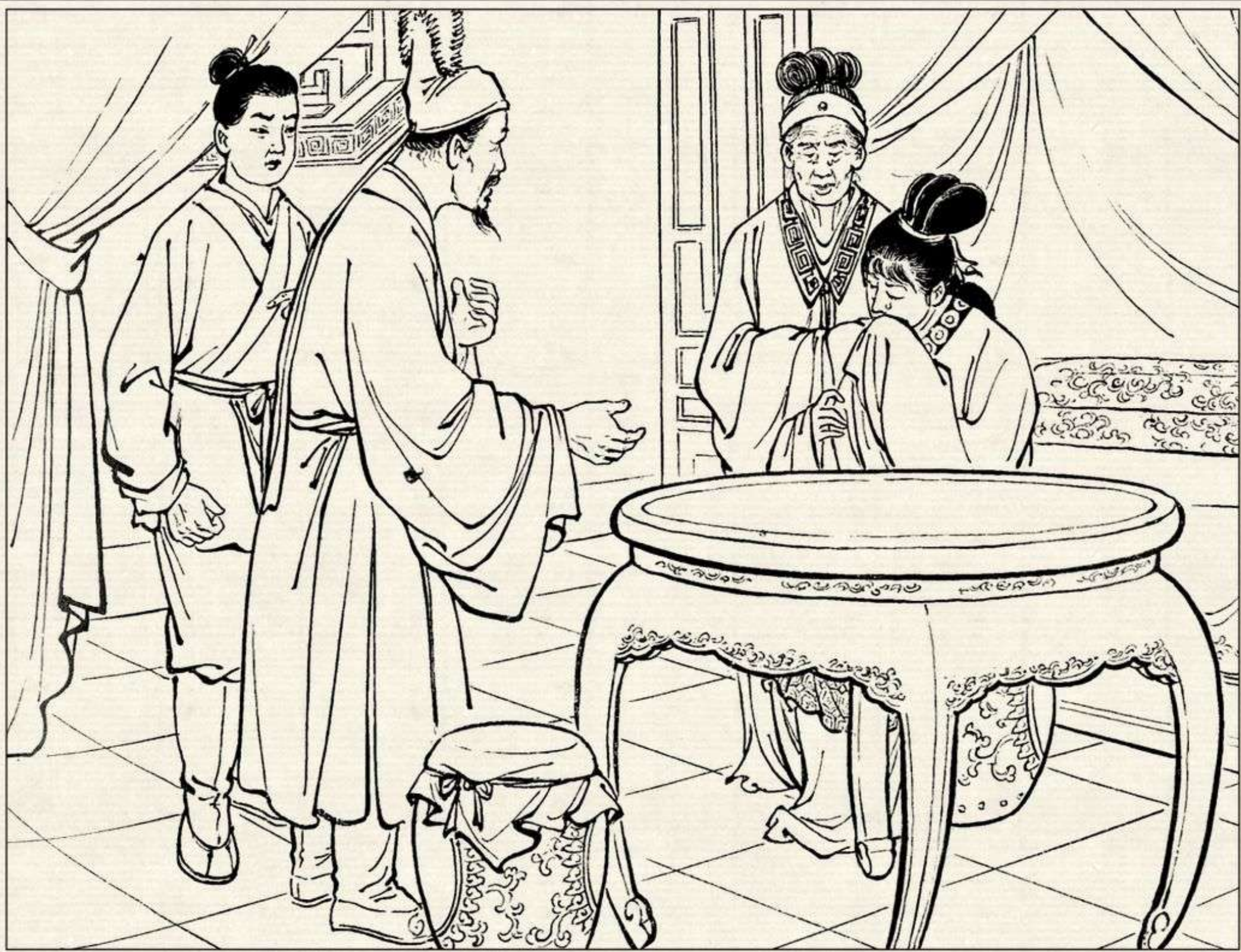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到了深秋，忽然泉州来了消息，说董昌被判了死刑，已经和『扳倒天』等一伙强徒一起处决。申屠娘子听了，好似晴天霹雳，顿时昏倒在地。



后母徐氏听到儿子受刑，心里也觉凄惨，手忙脚乱地救醒了媳妇。申屠娘子痛哭一阵，便忍了眼泪，决心变卖衣饰，到泉州去收殓。



恰好古田刘姐夫到来，便劝道：『泉州路途遥远，妹子心伤体弱，如何能去？妹夫的后事，交给愚兄就是。』申屠娘子左思右想，又痛哭了一场，才答应。



刘姐夫到了泉州，备棺成殓，送回候官来。中屠娘子亲自设了祭，痛哭道：『董郎董郎，这样奇冤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昭雪！只要我在，一定雪恨。』



这时，方六一叫人抬了祭筵，前来吊拜。申屠娘子请刘姐夫出去接待；刘姐夫见了方六一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我兄弟死得好惨。嫂子不知怎样悲痛，请出来待我安慰几句。

她悲痛过度，改日再当面道谢。



方六一快快地走了，刘姐夫便问申屠娘子，跟方家什么亲？申屠娘子说，不是亲。刘姐夫道：『不是亲为什么来往？』申屠娘子便把前后事情细细说了。



刘姐夫击了一下手掌道：『我早听人说，方六一上交官府，下结匪类，妹夫跟他来往，真是大胆！』申屠娘子大惊道：『那，那董昌的死，是不是跟他有关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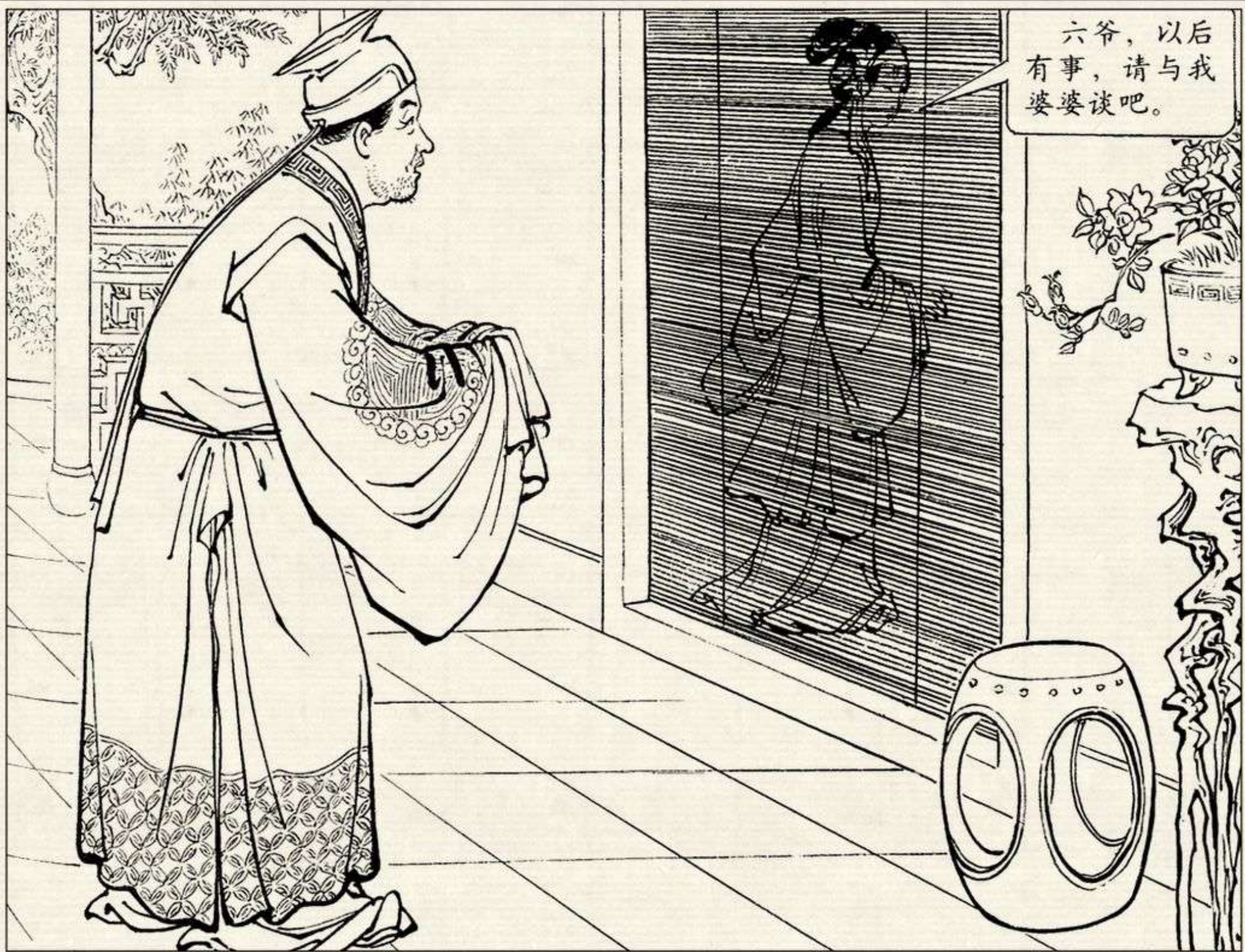


刘姐夫迟疑了一会道：『妹夫是个读书人，无财无势，无仇无冤，算来方六一没有害他的道理；不过这等人还是少来往，也免了是非。』申屠娘子听了，不禁满心怀疑。



刘姐夫住了几天回去了，方六一天天借着事来找申屠娘子。申屠娘子对他有了戒心，就打发他去见徐氏。

六爷，以后有事，请与我婆婆谈吧。



方六一心中纳闷，便把姚二妈找来商量。姚二妈问他：『六爷，事情办得称心如意？』方六一皱着眉头说：『一点也不称心。』



我银子花掉上万两，
连刑部衙门里也用黄金安排好了，
现在却见不到美人的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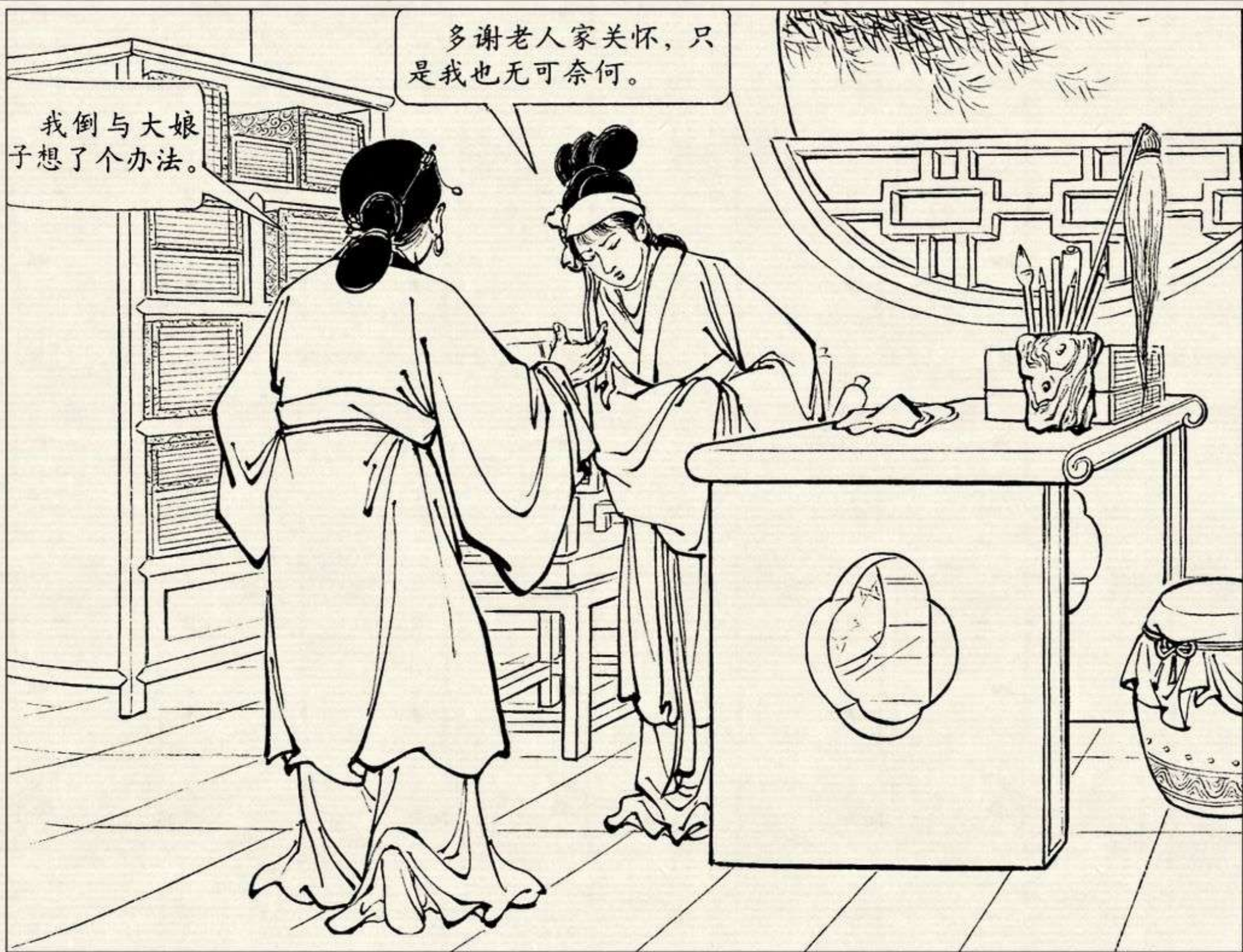
姚二妈笑道：『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六爷且耐着性儿，等我老婆子亲自出马把鱼儿诱上钩来。』



从那天起，方六一不再到董昌家里去走动。姚二妈却走得勤了。她对申屠娘子嘘寒问暖，不时说些年轻守寡的难处，挑动申屠娘子。



这番话，申屠娘子听了，起初只觉得厌烦，后来想到姚二妈和方六一的关系，不觉心里一动，便按下性子，用话探她。



申屠娘子道：『二妈要有办法，我就说不尽的感激了。』
姚二妈正色道：『我是爽直性子，有话藏不住的。你这样年轻，不如找个好主儿嫁了。』



申屠娘子满腔怒气，却低下头来，强自忍住。姚二妈说开了头，便趁热打铁，流水般说下去。

前天本城一个大财主托我做媒，倒是个好机会，大娘子乐得图个下半世……



申屠娘子道：『董郎方才去世，如何忍心改嫁！』便向内房走去。姚二妈紧跟上来，劝道：『守寡的日子你能过？况且日后也难寻这等门户。』



申屠娘子问道：『二妈说的是哪个？』姚二妈笑道：『说来娘子也认得，便是我的外甥方六一。他死了结发妻子，要觅一个才貌双全的娘子掌家。』



申屠娘子一听，心都颤了，勉强道：『六爷是个大财主，怎会娶我这二婚人？』姚二妈说：『哎哟，六爷为了你，用了多少心思，花了多少银两，你怎说这话！』



申屠娘子联想到董昌和方六一的交往，识透是方六一施展毒计，送了董昌的性命。她一时间泪如潮涌，哪里说得出来话来，姚二妈却紧紧追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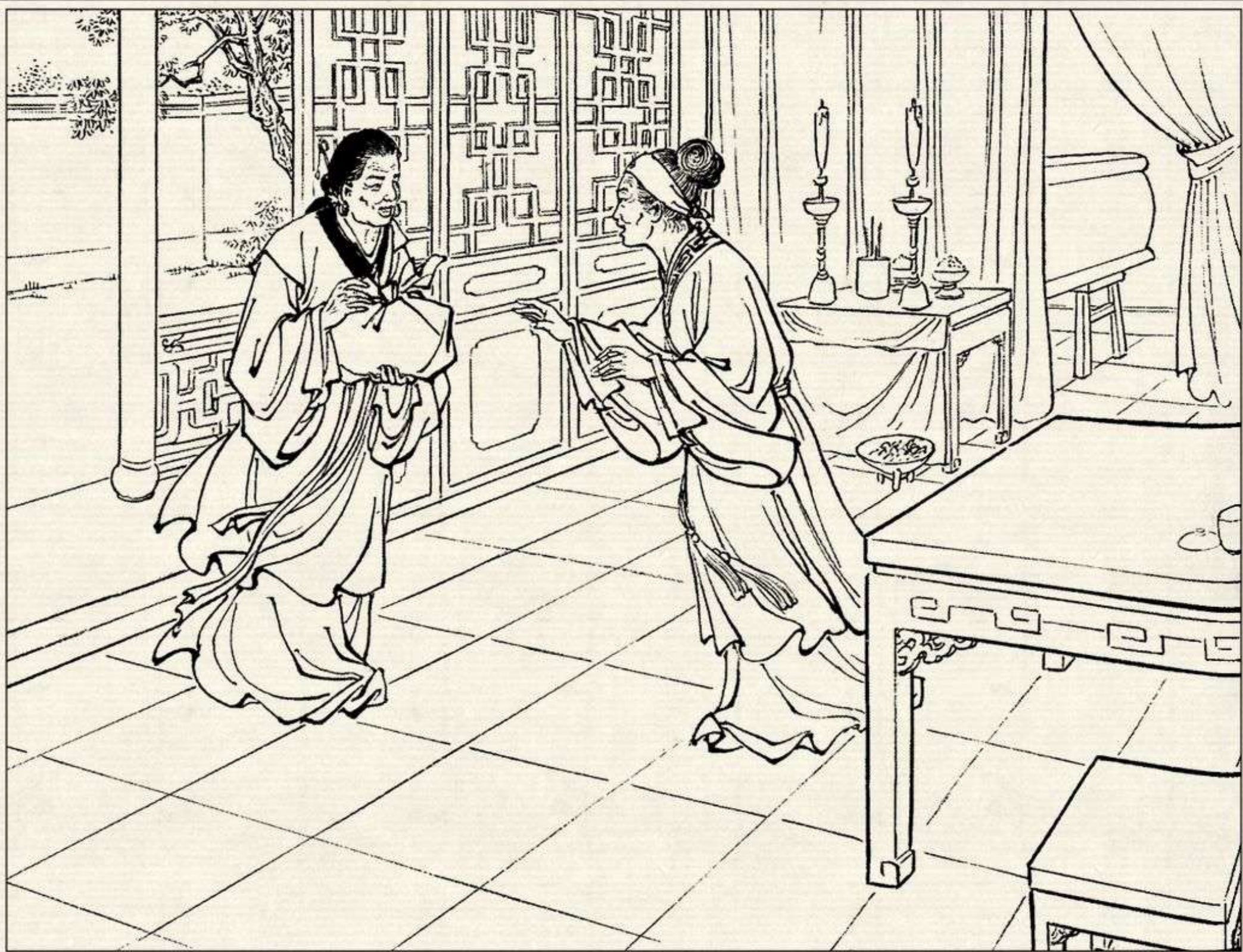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忽然门帘一掀，徐氏笑着进来，说：『好媳妇，二妈已跟我讲过几次，你答应了，以后我也有个依靠。』这一讲，申屠娘子把事情更看清了。



她低头暗想：『只道董郎冤沉海底，哪知今天找到了凶手。我不进方家门，如何能报仇雪恨！』主意打定，便提出须要依她三件事。



第二天，姚二妈捧了一百两黄金来到董家，说方六一全都答应了，已经雇了工匠到城外赶造坟场，在花园里修造新房，都限定日子完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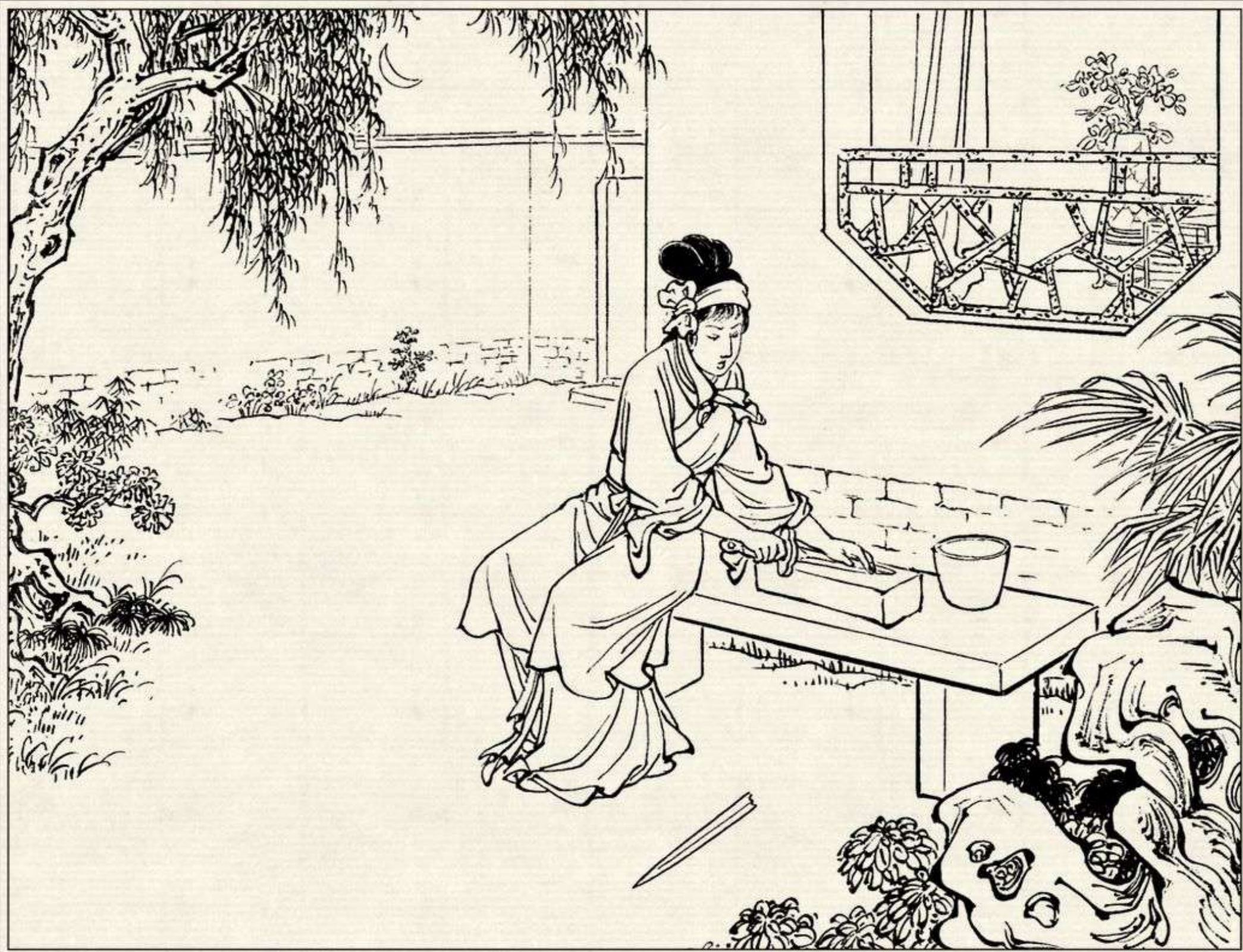
姚二妈把聘礼捧到申屠娘子房里，把闪闪发光的金元宝
一一点交，不住口地夸说着方六一家里的豪富。



那天晚上，申屠娘子从床头摘下一口宝剑，那是她几代家传，出嫁时陪嫁过来的。她叹道：『宝剑啊宝剑，这血海深仇，只有你才能洗雪啊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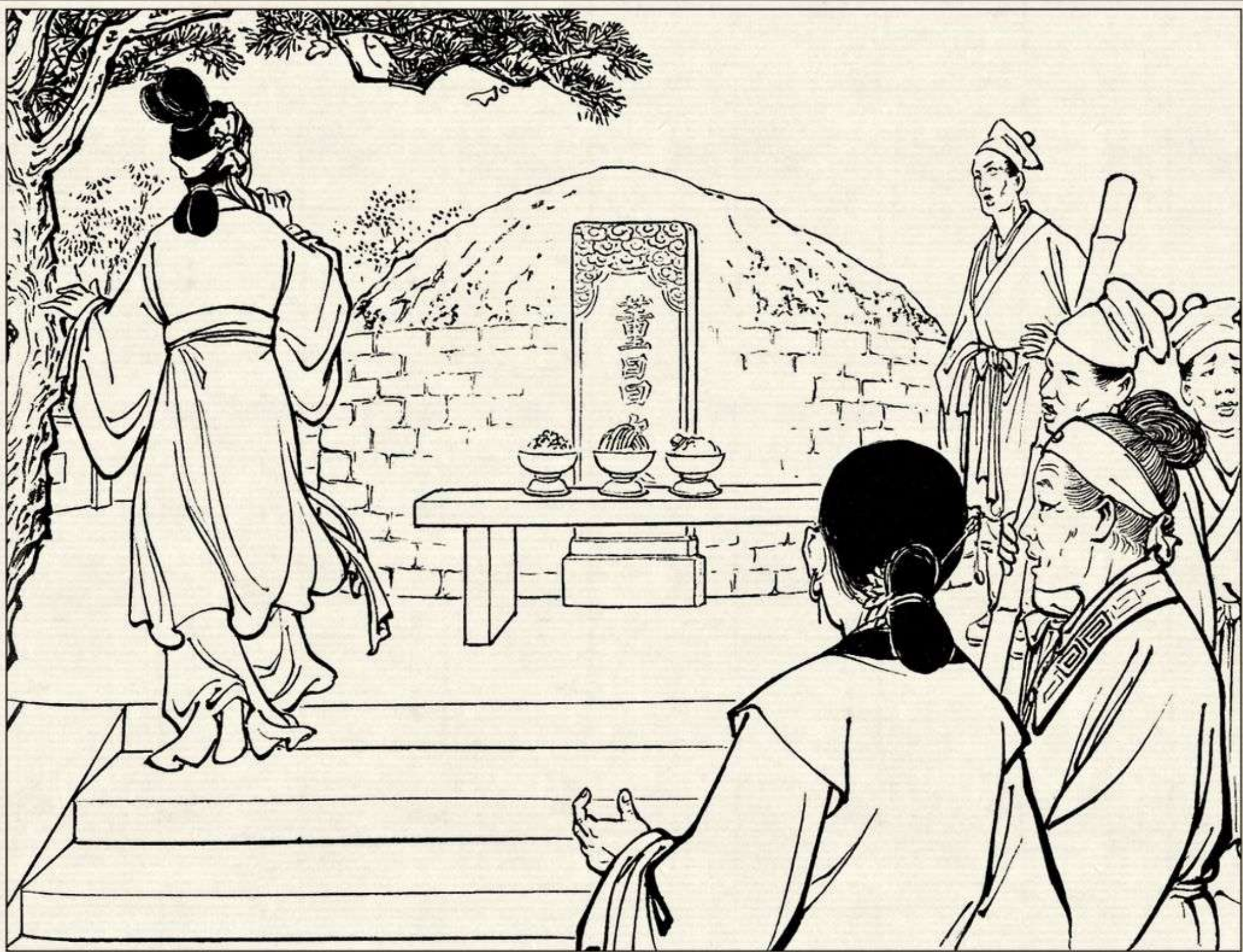
她把剑敲作两段，留下了下半截，每天夜深人静时，便在磨石上磨。



方六一那边的新房和坟场快要造好了，申屠娘子那截剑也磨得锋利无比了。她把剑包好，藏在镜匣中。



申屠娘子送董昌入了土，默默地在坟前坟后看了一周，没流一滴眼泪。



葬毕，她把往来路径，一一牢记在心上。刚回到家里，姚二妈就赶来通知，明天是黄道吉日，方家要来迎娶了。



第二早上，申屠娘子把聘礼捧到徐氏房中，说道：『婆婆，媳妇今天就要去了，从此须自己保重。这些卖命钱，留给你过活，也不枉我婆媳一场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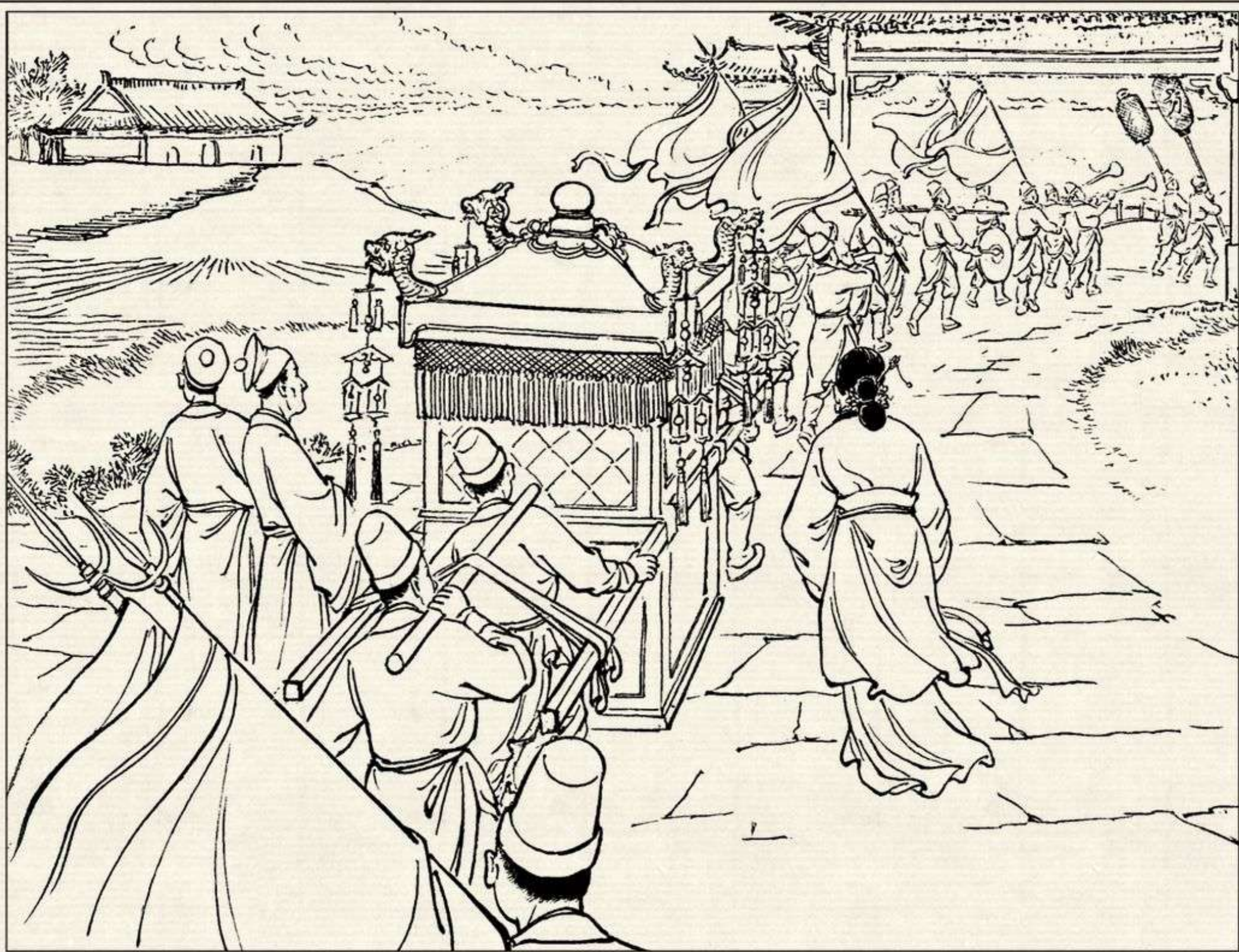


徐氏平日虽与申屠娘子不和睦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却也禁不住流下泪来。正在说话，姚二妈喜气洋洋地奔进来，说方家的花轿到门口了。

恭喜，老妹子。
恭喜，大娘子。



申屠娘子粗粗地打扮一下，上了轿。一路上吹吹打打抬到方家。



方六一这天打扮得花花公子一般，眼见姚二妈从花轿里扶出申屠娘子来，早已乐得手脚都没个放处！



交拜天地后，方六一把家中上下都唤来磕头。申屠娘子道：『且待明日见罢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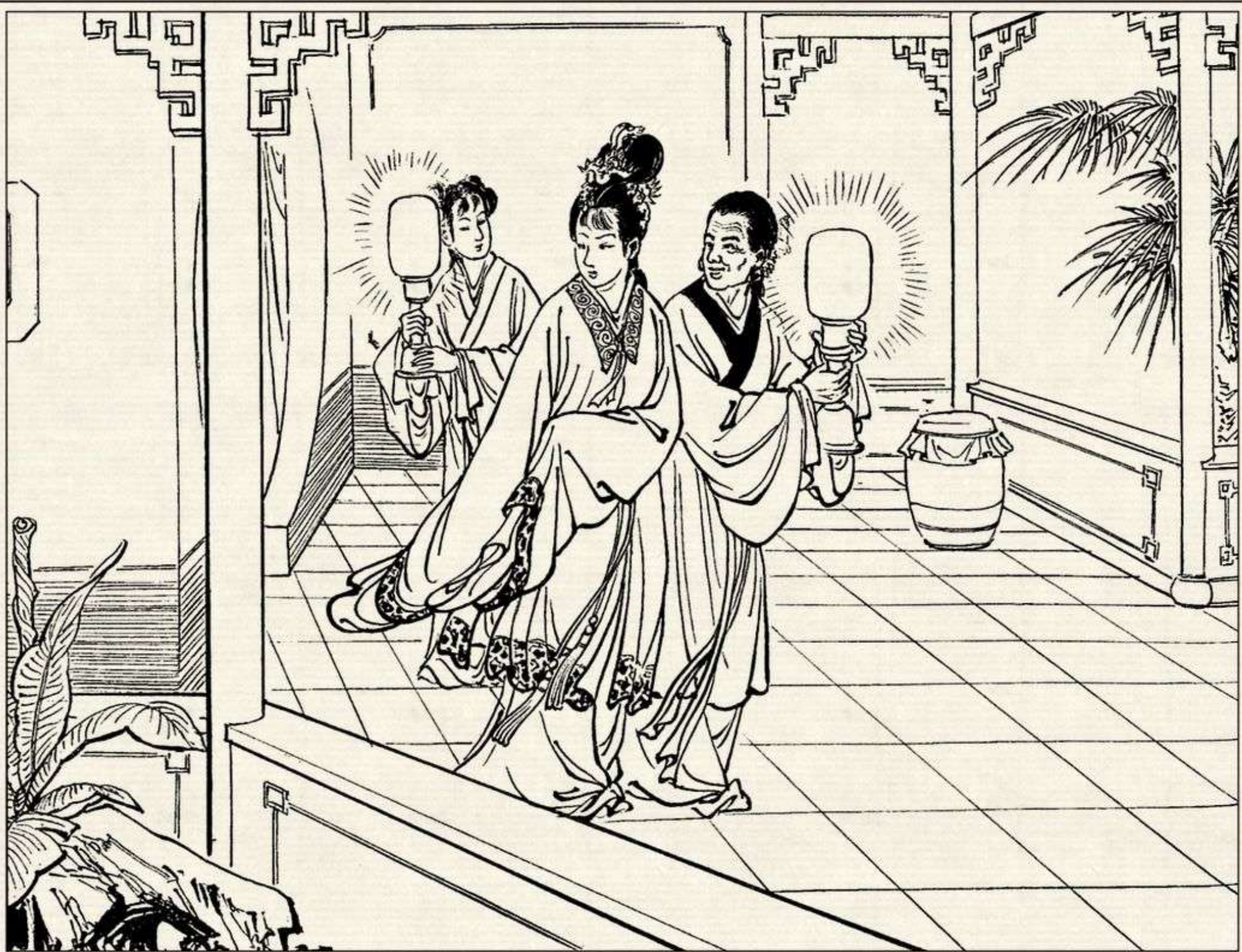
方六一听了此话，好像是奉了圣旨，便挥退家人，叫吹鼓手吹吹打打，把申屠娘子送进新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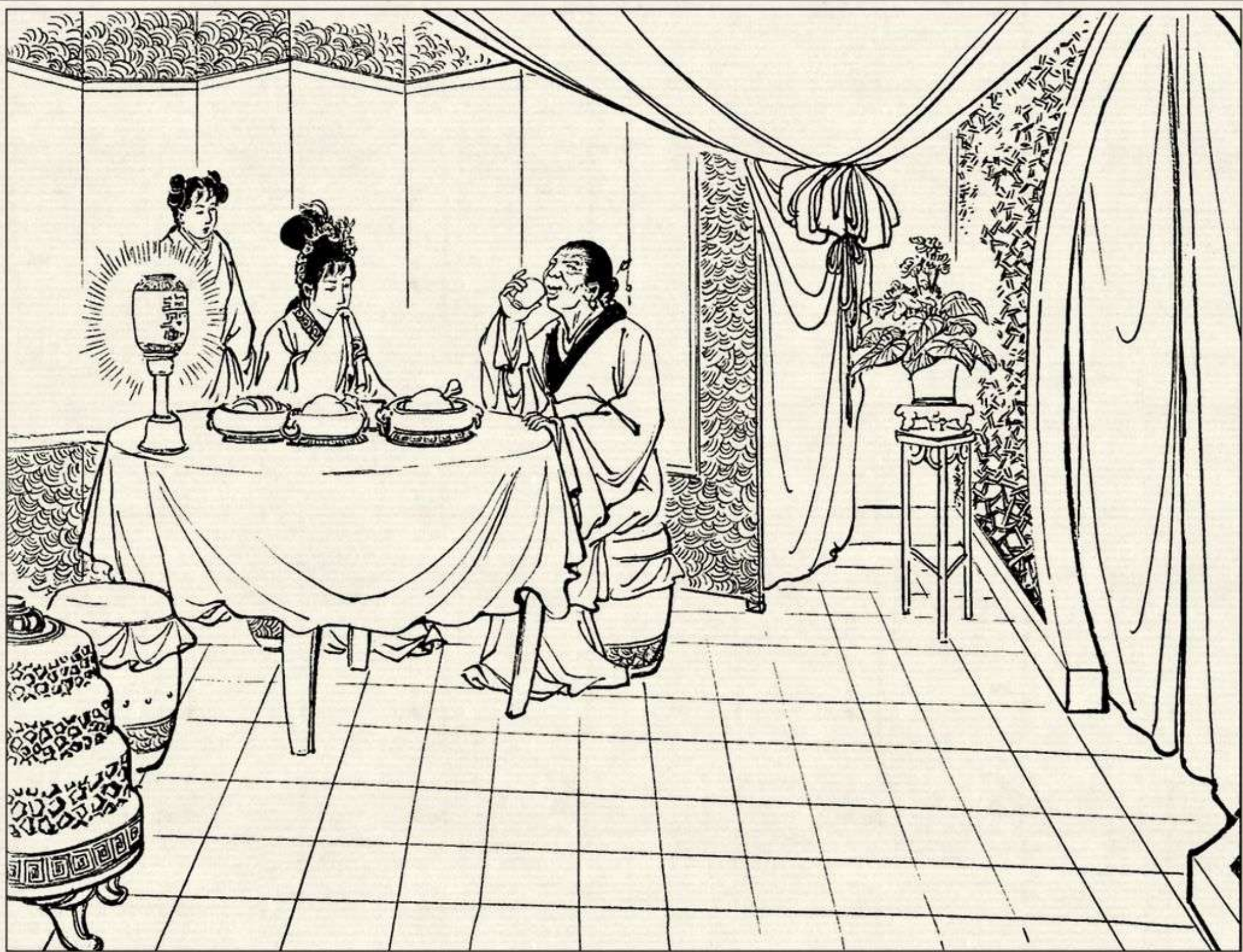
姚二妈不离左右地伺候着。一会指着台凳椅儿说，这家具多精细，六爷花很多银子买来的；一会指着罗帐被褥说，这些东西只有财主人家才会有的。



申屠娘子点头道：『果然是富贵气派，与读书人家大不相同。』便叫二妈掌了灯，在房里细细看了，然后又到房外四面观望。



这时，不仅外面酒席满座，新房里也摆了一桌。方六一忙着应酬宾客，只有姚二妈在陪着申屠娘子吃喝。



姚二妈贪嘴，先喝了几大杯。申屠娘子拿过酒壶，再接连敬她几大杯。



姚二妈多喝了酒，坐立不住，就往新房后面的小房里去睡了。有两个侍女还在打点，申屠娘子也把她们指使开了。



那方六一在外面应酬，到二更后才歪歪斜斜走进新房，发觉新房里冷清清的，就想骂人。



他抬起醉眼一看，只见申屠娘子和衣躺在床上。他呵呵地笑着说：『你、你、已经睡啦，我为了你银子花、花、花掉两三万……今天才了了我的心愿。』



他一步三摇晃地走近去，翻身就往床上躺下。申屠娘子闪开了，问他为何要花掉那许多银子。



这方六一一则酒喝多了，二则事情已成，没有什么顾忌，所以就得意地对申屠娘子讲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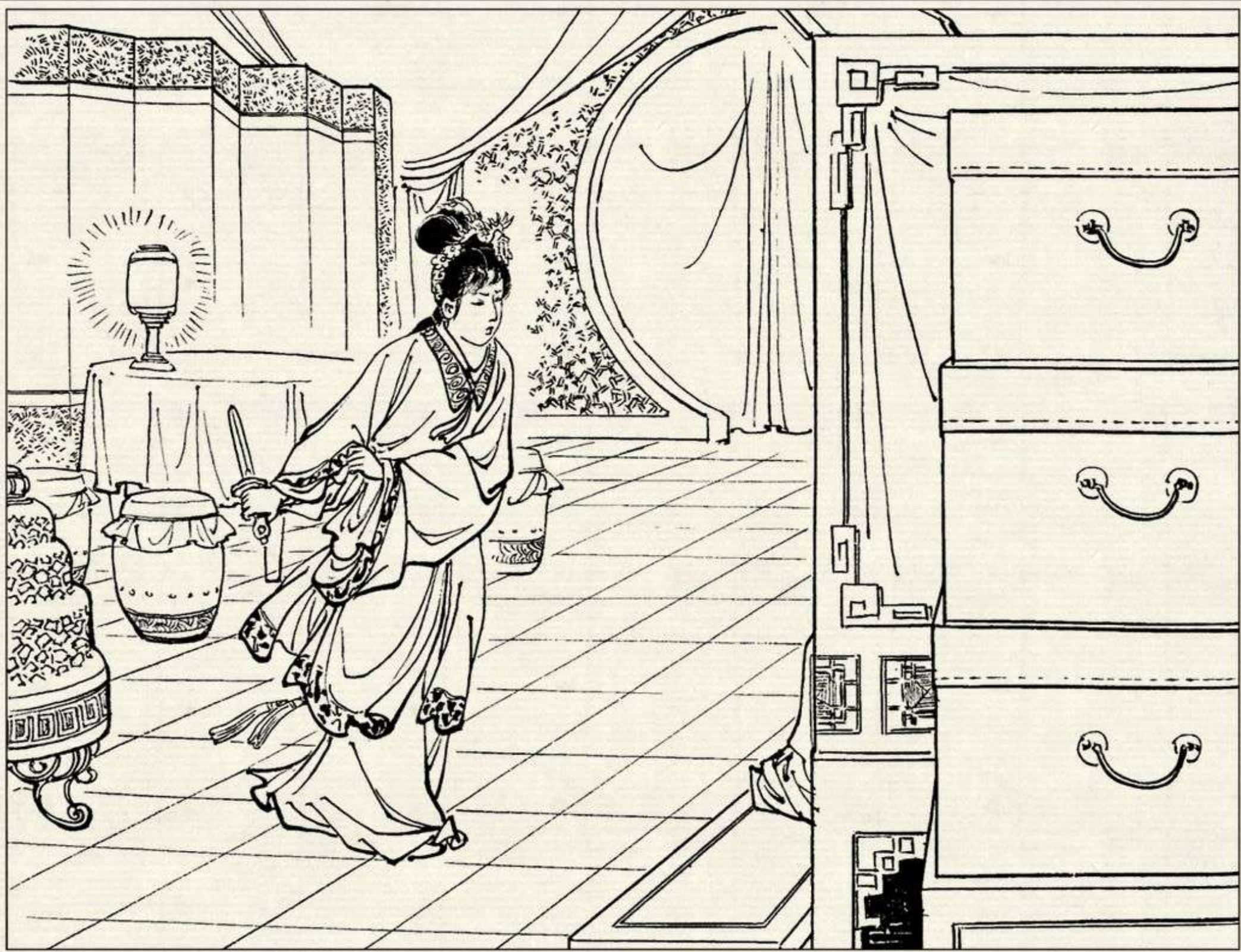
申屠娘子听了这话，压住心头的怒火，连连追问他。



方六一虽然大着舌头讲得不怎么明白，申屠娘子却像听到了全部招供。她竭力忍着，开了镜匣，拿剑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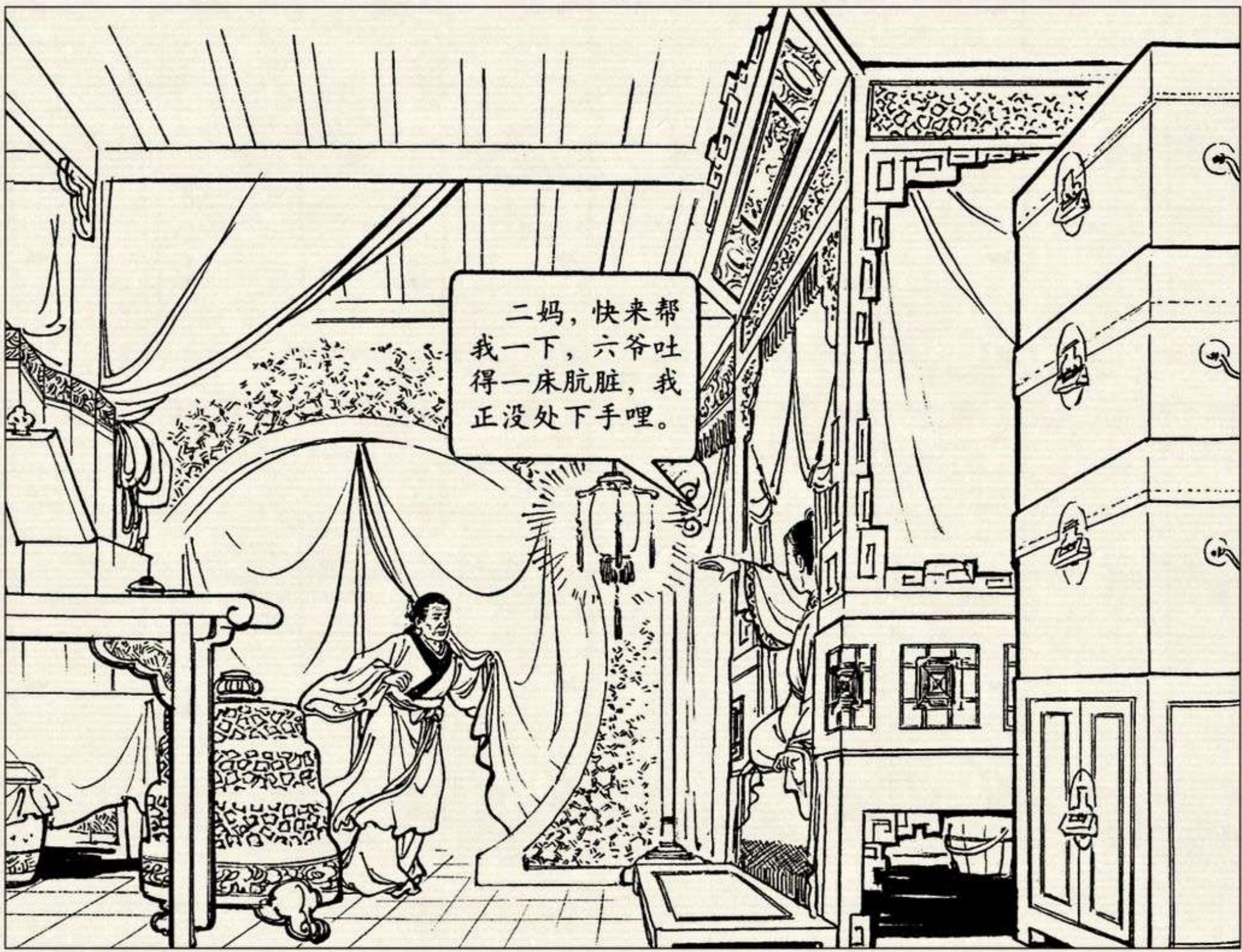
方六一急着催申屠娘子上床。申屠娘子一面答应，一面握着短剑直扑过去。



方六一喊了声『哎哟』，跳起身来。申屠娘子随势用力一压，那柄剑直透心窝。方六一倒了下去。



姚二妈喝醉了酒，已睡了半天。这时她正一觉醒来，突然隐约听到新房里有人在叫，便挣起身来，摇摇晃晃地走进去。



二妈，快来帮我一下，六爷吐得一床肮脏，我正没处下手哩。

姚二妈两眼昏花，跑到床前，没看清床上的情形，却闻到一股血腥味，不由得一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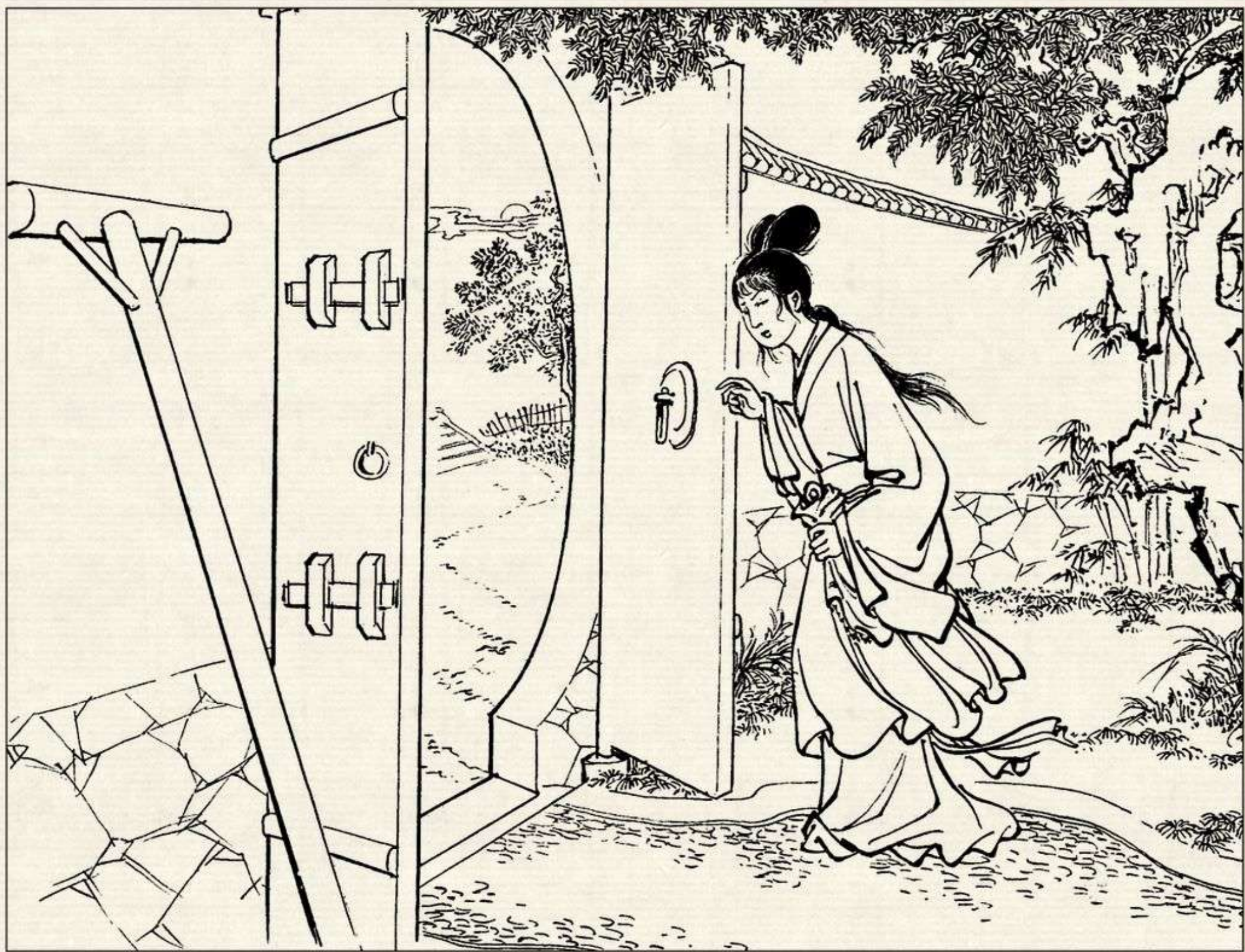
姚二妈还没答话，早被申屠娘子一把揪住，随手一剑。这婆子一声没哼，便软软地倒在床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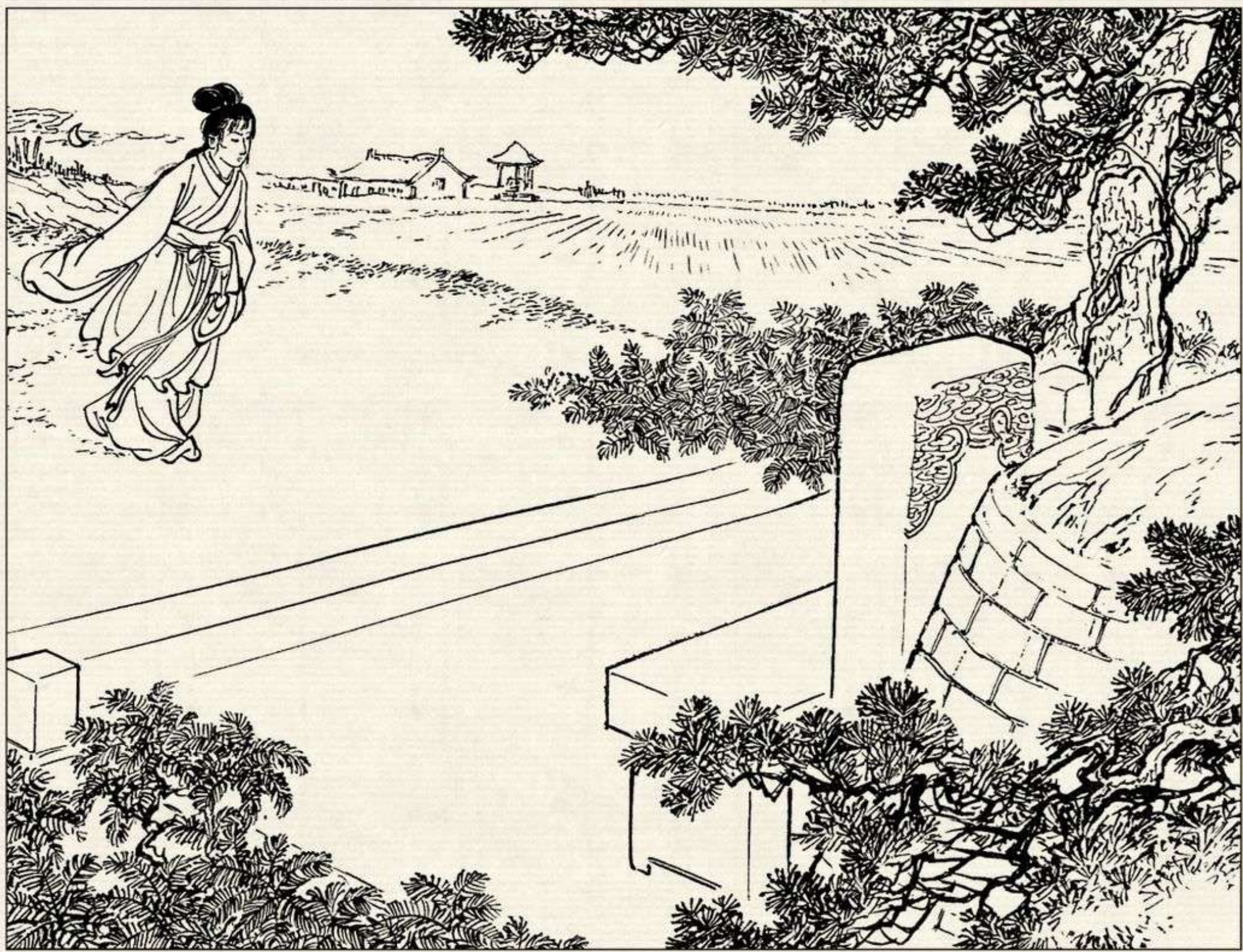
申屠娘子咬牙切齿骂道：『狠心贼子，恶毒婆，你们也有今天！』她脱下吉服，露出了里面一身素衣。



她摸出新房，悄悄地开了园门。



趁着淡淡的月光，申屠娘子来到董昌坟前。



她跪下拜了几拜，叫着：『董郎，董郎！你含冤死后，我从来不曾落泪。今天报了大仇，万事都完，才来哭你！』说罢，放声痛哭。



申屠娘子哭得泪干声哑，才站起身来，在坟前的树上投
绊死了。



这件事轰动了侯官城。茶房、酒店都在谈论，申屠娘子是个不出闺门的妇人，为了报仇雪恨，杀了结交官匪、作恶多端的大恶霸，真是千古少有的奇女子。

